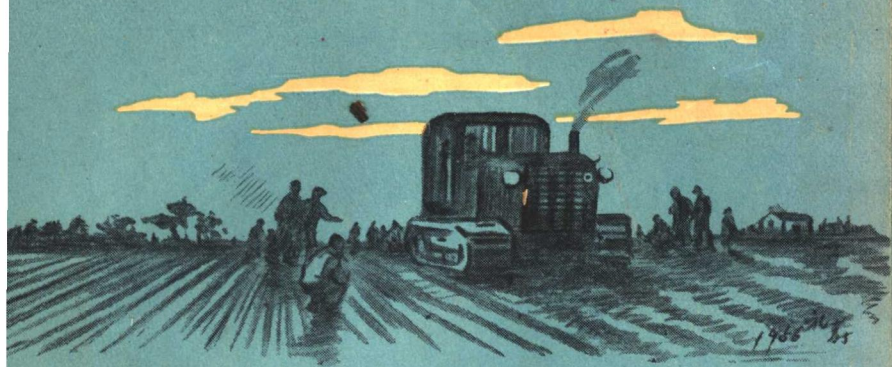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開了眼界

草木等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開 了 眼 界

草 木 等 著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短篇小說集包括《開了眼界》等七個短篇。是反映四川農村的新生活、新面貌的。

《開了眼界》，描寫一個倔強的老漢，在使用新式農具時的思想鬥爭和轉變。《救路》，描寫一個山區的老漢對新修公路的愛護，和他在雨夜裏搶救公路的情形。《夜過七星坡》，描寫一個醫生在暴風雨的夜裏，爬山涉水，搶救病人。《楊么爺》，記敘一個純樸的老人，半夜裏冒雨到供銷合作社去送還錯付給他的錢。《獸醫楊明清》，描寫一個獸醫因公忘私的故事。《民兵隊長》，描寫一個機警的民兵隊長，雨夜裏捕捉反革命分子的故事。《太陽升起的時候》，描寫一個老農民對社裏的牛非常愛護，表現了農民集體主義思想的增長。

開 了 眼 界

草木等著

*

文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玖號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84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 1 2/3 字數 31,000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價(6) 0.17 元

目次

開了眼界	草木(一)
救路	草木(一六)
夜過七星坡	草木(三六)
楊么爺	草木(三一)
獸醫楊明清	草木(三五)
民兵隊長	聿立丁吾(四〇)
太陽升起的時候	何士敏(四八)

開了眼界

草木

一

『響應政府號召，搞好春耕生產。』這句話，簡直成了村子裏大人小孩的口頭語了。今年一開春，人們的勞動勁頭比往年可大得多啦！家家戶戶都在忙着挖污泥、積草灰，還要把去年賣餘糧的錢拿去添製新式農具，比如新式水車呀、步犁呀……爭取今年秋收普遍的豐產哩。

這幾天，李宏利互助組搞得更起勁啦。早晨天還朦朧亮的時候，組員們就都嘻嘻哈哈在地裏了。他們担泥的担泥，鋤草的鋤草。你看！田塍、土坎剗得一溜光滑，沒一根草兒。到處發出新鮮的泥土的香味。山坡上，歌聲四起，整個李家灣在歡騰着。

不知怎的，李么叔●平時愛唱愛說的那股勁忽然沒有了。他一聲不響的在幹活，像個悶葫蘆似的從石壩子担着一挑，挑的泥糞，傾倒在田裏，總不開一句腔。有人說：『么叔，你這麼大的年紀啦，歇歇再担吧。』他祇是簡單的說：『你們年青骨嫩不頂事；我人

老骨頭硬，正好幹活路咧。」別的就什麼話也沒有了。休息時，也是獨個兒坐在那裏吸他的煙。組員們有的說：「李么叔幹活起勁，是因為去年入了組，多收了穀，提高了他的積極性嘛？」有人反對說：「他么女兒明貞去年出了嫁，不久他就要當外公了，怕是盤算多掙點工分好給外孫兒辦禮物哩。」還有人說：「他最近和兒子李宏利吵了嘴，心裏不舒服，悶着頭幹活是在鬥氣。」總之，誰也猜不透。

二

本來，李么叔雖然還不過五十歲的年紀，但在李家灣來說，却是個長輩。人是滿好的，村裏大小事情他都肯幫忙。平時愛講點故事，又愛唱個小曲兒。因此不但本家姪兒們叫他么叔，就是外姓的年青人，也么叔長么叔短的。就是有一點，做啥事都愛依照老規矩，講究「耳聽爲虛，眼見爲實」。無論什麼都要親眼看過他才相信。不經他親眼見過的事，任你怎樣說也是白費事的。在村裏算得上是個典型的思想保守的人。如果你對他說參加互助組吧，他一定這樣回答你：「互助組不下種子、肥料能收莊稼嗎？我種

了幾十年的莊稼，沒互助同樣收了糧食。」去年張村長時常幫助他，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勸他加入了互助組。但是，祇要碰上新鮮事情，他總不免要東顧慮西顧慮，生怕自己吃了虧。他的兒子李宏利，又偏偏和他的性子完全相反：接受新事物快，村裏工作他處處跑在前面。因此，父子倆碰在一起，十回有九回都是吵不清的。尤其兒子當了互助組組長後，李么叔常罵兒子是「拗國公」，兒子也常說他是「死腦筋」。比如：去年春天剛參加了互助組，李宏利就要實行小株密植的辦法，李么叔就死不贊成；可是兒子硬堅持着，偏偏搞了起來。他氣得罵了大半天。後來父子倆悶了好久都不談話。秋天穀子豐收了，四畝田多收了五担，李么叔担着黃澄澄的穀子，深悔春天不該和兒子作對，笑嘻嘻的對兒子說：「這是你的功勞，晒乾到合作社賣了，你多穿件衣裳吧。」從此他思想也就有了轉變。秋收後，政府號召種秋季苞穀和紅苕，兒子爭着要種一畝苞穀，一畝紅苕，李么叔捨不得地裏的冬豆苗，祇答應一樣種一半；雖然前次小株密植的事自己輸給了兒子，腦筋有了一點轉變，但這次他仍然縮手縮腳的，理由是：「脚步小一點，免得跌跤。」到底土地在山上，不能收拾起來藏着，結果還是依了兒子。後來，因為四川山地秋天冷得較早，苞穀和紅苕算是沒有收成；冬豆也少收了一些，受了一點損失。這一來，就惹得他發了一頓牢騷，再任你說什麼他也不聽了。逢人便說：「做啥事還是要守本分。年青

人不聽老人言，早晚是要倒霉的。不吃虧硬不知道好歹。」

三

今年開春，政府推廣新式步犁，幫助農民完成今年糧食普遍增產百分之九的任務。李宏利決定在組裏起個示範作用，要把去年賣餘糧存在銀行的錢，取來買張步犁。

那天晚上，李宏利在會上向大家講着新式步犁的好處，並和大家商量，要組裏也買幾張。李么叔一聽，心裏就冒了火，大聲的說：「又是新名堂！一輩子做莊稼用舊犁耕地，年年還是收糧食，沒一塊地荒過；用新式犁頭就能出黃金？看你去年……」

「去年穀子可多收了。」兒子插嘴說。

「你祇知道穀子，下半年的事就忘啦？」

父子倆正在爭吵的時候，忽然組員王來山插上來說：「你說步犁好，我沒使用過；可我看到過雲台村黃德富互助組裏，有一張步犁。那東西的犁轅是一根很小的木槓。我看，舊犁的犁轅那樣粗大還會拉斷，那玩藝兒的犁轅那麼小，恐怕不會牢。」另一位老人

李長榮也說：「光是這樣還不算，另外牛也不習慣，用起來又費勁，又要揩工。」被他倆這一說，許多人都有了顧慮，動搖起來了。李么叔心裏很高興。

會場上一陣沉默。吸煙的頓時多起來，滿屋子弄得煙霧騰騰，罩得清油燈也有點模糊，有時也有人故意咳一聲嗽，打破會場的冷靜。可是大家還是不吱聲，祇是你望我，我望你的。

過了一會，李長榮老頭又開腔了：「不管它新式步犁不新式步犁，我看還是不用好。種莊稼的人，農具很要緊，跟解放軍的槍砲一樣。萬一買來不管用，那才後悔哩！去年的莊稼……」沒等他說完，青年團員張大年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站起來不服氣的說：「人民政府的話，還會有錯？新式步犁的好處哪能是假的？現在我們縣農場裏和解放農業社裏不是都有嗎？就說去年的秋莊稼吧！雖然受了點損失，可總比以前不種好。我們組裏十幾戶，田地百多畝，我建議至少買它四張。」他一說完，下面就七嘴八舌的嚷了起來。有的主張買，有的主張不買，還有的主張派人到農場去學會了再買。鬧了一會，還沒有個結果。李么叔越聽越來氣，抽身就朝門外跑去。心想：「這像啥話，拿莊稼來當把戲耍。」他剛走出門，忽然又聽到兒子在說：「你們不相信，我先買張給你們看看……」這使他更惱火了，嘴裏罵道：「老子不拿錢，你拿屁去買！」就氣沖沖地回家去了。

李么叔回到家裏，已經小半夜了。李么娘早點上了燈，燒好了洗腳水。他一面在慢慢地洗着腳，一面又在想：過去荒年旱月，家裏缺糧食，上頓够不到下頓，吊起鍋頭沒有糧食煮，沒法子，只好去向有錢人家借高利貸；現在有了田地，參加了互助組，有了吃的穿的，去年賣了餘糧還在銀行存了三十多元，荒年旱月可不再受人家的棒棒了。可這個背時的「拗國公」又要買啥步犁，以後家裏又要受緊了。還有，么女今年生第一個外孫，我當外公的……

他正想到這裏，兒子就回來了。他父子倆坐在一間屋裏，誰也沒有講話。還是李么娘先說：「今晚開的啥子會，這麼晚才回來？今年春耕有沒有新辦法？」李么叔急忙回答：「有啥新辦法？做莊稼還可以隨時改變？」

李宏利也搶着說：「不改變去年是怎樣增的產，你就搞忘了？現在有餘錢剩，就應該用在生產上，祇有增加生產才能支援國家工業建設。我們家準備添買一張新式步犁。」

李么叔一聽到「買新式步犁」幾個字，心裏更氣了。開口就罵起來：

「混賬！老子一年累到頭，掙錢給你好耍。剛才王大爺說得好：犂犂只是一根小木槓，買來保險一下就拉斷……」

兒子一急，說話有點高聲了：

「政府這樣的來照顧我們搞生產，我們還不相信，這是什麼思想？步犂的犂犂是直的，平起拉，隨便怎樣也不會拉斷。它的好處你一點也不相信！你說，政府那回欺騙過我們？我看你這死腦筋，一輩子也不能開竅。」

「死腦筋」三字惹得李么叔氣的更兇了。他瞪着眼睛，大聲呵斥着：「我是死腦筋，你是活腦筋！你眼是開的！你沒背時不曉得厲害！」

李么娘看到這情景，生怕鬧翻了。便勸了老子又勸兒子，費了好大的勁，才把父子倆勸開。李么叔還不服氣的說：

「老子曉得你，翅膀硬了，就不由爺了！我活了幾十年，就沒聽說過新式步犂。你要買，我也不攔你，我的錢可不能拿去鬧兒戲。」

李宏利想到父親這個死腦筋一時很難說服，他必須親眼看過了才肯相信，今晚上如果再和他大吵一頓，也解決不了問題，想到這裏，氣也就消了大半。

這幾天，李么叔心上像壓了塊石頭似的，心情很沉重。腦子裏有許多東西在翻騰着。想到過去在地主家裏賣犁轅（當長工），一年到頭，都是咬根嚼葉，起早睡晚，受盡了千磨百難，苦扒苦掙的，好容易熬過了這麼多年歲。現在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分得了田地和果實，總算翻了身，滿可以把生活過得舒服點了，哪曉得兒子看到一點錢就想花光，又要買什麼新式步犁，……要是用了真能增產，那當然可以，可誰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唉！幾十元錢要是……。再說，今年四五月間，么女就要生外孫了。以前，兩個大的女兒生第一個外孫，當外公的正在艱苦的日子裏，還多方想辦法給孩子縫了一身新，還有雞呀、蛋呀……。現在翻了身，總該比過去辦得好一點啊！想到這裏，他對兒子要買新式步犁的事，就更加担心起來了。可是偏偏又有人在唱：

要使莊稼長得好啊，

新式農具換幾樁喇；

新式水車新式犁，

樣樣都比舊的強。……

李么叔聽到這裏，心裏罵道：「這些不懂事的東西，曉得個屁，當么叔的鹽巴也比你多吃幾兩。」

這兩天，唱的人越來越多，他也就越不開腔了。可也奇怪，却使勁的幹着活。

六

晚霞，照在初春的莊稼苗上和樹枝上，閃着金光。互助組員們滿臉露出勞動後的愉快神情，有說有笑的從田裏往家走着。李么叔父子倆走在一起，兩個人不說話。剛來到村口上，迎面碰上了張村長。他是從區上回來的。一見李宏利，劈頭就說：

「好消息！好消息！」

「什麼事？村長，什麼事？」李宏利急忙問道。

李么叔心想：「又是個什麼新板眼？」他正在氣頭上，本想回家，但他聽見張村長連說着：「好消息！」他忍不住又想聽個底細。

「爲了打破農民的保守思想，來提高生產，」張村長興奮的說，「省裏專門派人開着拖拉機，到縣農場來表演了。區裏通知我們明天去參觀這東西，以後我們也能使用呢！」

李宏利早就聽說有機器耕地了，他很想看看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尤其是爲了買新式步犁的事，他與父親鬧了三四天，還是沒有個頭緒。聽說要表演拖拉機耕地，心裏非常高興，他想：這下讓父親也開開眼界，可以使他的「死腦筋」活轉過來了。於是，他故意的說：「使用機器耕地，哪能做得到呢？現在使用新式步犁都還不行哩！」

「就是爲了這點，政府才來試驗哩！只要大家看到了新式農具的好處，顧慮就會打消的。快！我們倆分頭通知吧。」張村長把李宏利的鋤頭，遞給李么叔，就打發他前頭走了。

李么叔聽到村長的話，心裏半信半疑，想插幾句嘴，又覺得兒子的話有點敲打自己，又想發發脾氣，頂兒子兩句。但在村長面前，又不大好意思。

張村長已經看出了他的心事，便想利用這個機會，來啓發他一下。於是，他倆就順路邊走邊談起來。

「么叔，縣裏明天有機器耕地，你去看一下好不好？」村長問他。

「去看！」李么叔回答着，「我土生土長的人，就沒見過這些把戲。機器耕地，恐怕……」

「恐怕不行，是不是？」

「行倒是行，拖拉機耕地早就有人講過，我還能不相信？就恐怕沒有手把着犁頭耕的細。」

村長根據他的思想情況，對他解釋了一番。最後，在分路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我們國家現在工業還不發達，還不能一下子全用機器耕地，不過，目前政府推廣用新式農具，來幫助我們節省勞力，增加產量。明天，除了表演拖拉機耕地以外，還表演這些新農具。你明天去看了以後，是老是壞，總會明白的。」

李么叔連聲應着。

七

從李么叔家進城到農場足有三十里路，第二天吃了早飯，李么叔也沒跟家裏人講一聲，便獨個兒拿根煙棒，手裏提個糞筐，急匆匆的朝城裏走去。快到城了，迎面遇着李宏成。他是李么叔的老家姪兒，他挑着一担菜籃子，大概是趕早進城賣了菜回來的，他一邊走一邊唱着歌子。李么叔老遠的就喊着他的問：

「宏成，縣裏真的到了拖拉機啦？」

「啊！是么叔，你快點去看吧，第一次表演完了。趕快去看第二次，在縣農場的河

邊，觀音橋那裏。真好哩，你快去吧！」一邊說邊走了。

聽這一說，李么叔心裏像落實了些，連頭都沒回一下，一直朝農場旁邊的觀音橋跑去。一邊跑，一邊尋思着：要是新式步犁真的管用，這下自己又要輸給兒子了，那可真叫不光彩……

到了觀音橋的河岸上，他抬頭一看：喲！好多的人啊！一片開闊的田野裏，四面八方都擠滿了人；連樹上都爬滿了。簡直是一片人山人海，比趕會都還熱鬧。李么叔心裏樂滋滋的，一切事都丟到腦後去了，比過年、辦喜事都歡喜。

他急忙把手裏的糞筐放在樹旁，就力用的向人羣中擠去，想到中間去看個仔細。忽然周圍的人拍起了雷一樣的掌聲，一陣比一陣緊。李么叔活了幾十歲，這樣熱鬧的場面還是第一次見到哩。他看見明光閃閃的拖拉機，在田裏披掛着紅紅綠綠的綵綢，撲撲的響着有節奏的聲音，帶着兩鐮大犁，張開着鋒利的大齒在地裏移動。它經過的地方，所有泥土都翻了身。他目不轉睛地看着，心想：「快喲！比牛跑得都快！人坐在上面像一點都不費力，這真是個「鐵將軍」哩！……」巧不巧，在拖拉機耕地旁邊，還有幾隻牛在犁地，好像與拖拉機比賽似的。

五分鐘過去了，機器停在地邊上，一個工作同志舉起揚聲筒，提高嗓子喊着：

「喂！老鄉們！拖拉機五分鐘耕完了整整一畝地；那邊的舊犁才耕了這麼一小塊；新式步犁就比舊犁進了一步，看，這邊是七吋步犁耕的；這邊是雙輪犁耕的……」他指着耕過的地給大家看。

人們看着，心裏像開了花，都一齊擁擠到拖拉機旁邊去。李么叔越看越起勁，心裏老是嘖嘖跳着。他用手捻捻耕過的土，又量了量深淺，嘿！足有一尺多深呢！土比碾過的還要細。他忍不住又跑到機器跟前，摸摸這，摸摸那，從頭摸到尾，從履帶摸到鋒底，嘴角上露出笑容，心裏高興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看到這些，李么叔好像年輕了多少歲，心頭一時安靜不下來。他想問問，這「鐵將軍」要幾時才能使得上呢！剛要開口，又看見駕駛員同志站在機器上面高聲喊着：

「農民弟兄們！大家看了以後，就趕快努力吧！大家走合作化的道路，採用新辦法，接受先進的經驗，多打糧食支援國家工業建設，將來國家大量出產這種拖拉機以後，大家都可以用到它。目前，還沒有這麼多拖拉機，我們就要盡力的採用最新式的農具。政府推廣的新農具，那邊地裏就有，大家可以去看看……」

這一說，李么叔心裏的疙瘩，一下子解開了。一個甜甜蜜蜜的希望從腦子裏一閃就出現了。他飛快的跑到犁頭跟前，知道了那張是新式步犁以後，就對農場的同志說：